

第一章

1

沟头溪雷多。

闪电兜头射下来，随之就来了雷。

雷在地上炸响了，沟头溪有了生气。

雨水下得密时，积了洼，洼里生了小虫、小鱼、小虾。有鸟落在上面觅食，水积得冲，积成了一片沼泽地。岸上长了苇子，山一般的苇子在洼中铺漫开，夕阳下打远处看过去闪耀着墨黑的光。风走到沟头溪时被凝固了，阳光照到沟头溪时被凝固了。苇子横陈在洼边，光很难透过黑墨的苇子照进去，风一动能听到荡碎阳光的声音。

苇子中有几只小鸟互相和鸣着从阳光深处透出来，苇子下的根部有蛙跟着鼓起腮，日头从早晨晃到傍晚的时候，苇子中和合的聒噪就开始了。那聒噪由温柔转向激怒，大有“奔霆迸电，驱雷走风”之势。

有人给沟头溪换了一个名字：河蛙谷。

河蛙谷在一个清晨或者傍晚的时候来了一位叫聂广庆的山东人。

此人一路乞讨走进河蛙谷，身后跟着一条干瘦的狗。狗仿佛收割后残留在地上的一堆干豆秸，西北风追逐下，撂开爪子向涝水的河蛙谷跑。跑

一段停下来看身后的那个人。身后的人高身子瓦刀脸，长着褐色的粗糙的皮肤，眉骨突起，颧骨也突起，瘦长的眼睛看到河蛙谷时，皱起了缺少光泽的笑。一个典型的山东人。只是比小说中描写的山东人形体黯淡且瘦。狗跑动时尾巴旗杆一样竖起来，有鸟和蛙们开始合奏了，秋风吹落下来的苇子叶子给狗身上添了一层毛，狗狂吠了一阵子，暗绿色和灰褐色苇子上空的鸟鸣声就冲着两边拨开来。有一段空隙，狗跑到苇子的水边，将嘴伸到洼中去咂；狗咂得很快，咂了几下，提起水淋漓的嘴，耷拉出很长很薄的舌头片儿望着身后。身后的人穿着大裆裤，脚脖子上打了裹腿，上身是一件糟烂的黑夹袄，杂色碎布补丁摞着补丁，腰间拴了一条烂布腰带，脚上着草鞋，肩上还肩了挑子。一只箩筐里放着几口缺了边角的砂锅，一条脏得看不清楚是什么颜色的棉被堆在箩筐里，另一只箩筐里放着用泥裹了的青苗，是本地人认不得的草：蓝。

土起石扬，灾荒遍地，乱物横飞，人和狗摇摆着推移着，一步步走来太行山上。狗和人都瘦得像胯骨露在外面。

河蛙谷水深，藏了鱼虾鳖子蛤蟆，沿着有石块地方，山东人探进身子摸鱼虾。黑幽幽处冷风旋来，他便痴了一样立在某处，这样的景致或许让他想起了什么？

起夜开荒，头顶的星光给河蛙谷铺一层碎银一样的光，山东人长叹一口气，一口气出去后，几丈长的月光下，影子泛着青白。他也许是想起了平原。

1918年起，北方大旱。

头年一年雨少，粮食歉收，冬季里下了一场雪，开春了，开始闹瘟疫。家家户户的水缸里泡了苍术，但还是救不了人的命。得了病的人大都不出汗，流行过来时就叫了“汗病”。有人用生姜和老葱根熬水发汗，也有取了擀面杖蒙了被子锤砸往出赶汗，人依旧干烧着不出汗。拖着，拖过来的活下来了，没有拖过来的把命搭进去了。这还不是致命的灾难。

阳春三月快下种了，春口上下了一场大雨，雨淅淅沥沥下了七天七夜，

天晴透了提耒下种,土里有墒,天空有墒,真是一场及时雨啊。奔走的乡民,嘈杂声起,轧钢蘸火,从铁匠铺里走到村子的场上,弯了腰在碌碌上磨轧了钢的锄头。焦枯的等待有了这一场透墒雨,脸上就挂了按捺不住的喜悦。下了种转眼间出了苗,青苗齐刷刷往高蹿。瘟疫因为春天的一场雨走远了,人们逐渐地泛出了一点活命的颜色来。锄了高粱,锄了豆子,锄了棒子,锄了糜子和谷子,青苗腾腾往上长,却不知道为什么,地里冒出了很多泥泡泡。又下了一场雨,雨滴随着粮食的根系滋润了冒出头的泥泡泡,一个个褐色如米粒般的小虫探出了头,虫子爬出了地面,很懂事地顺着路线爬上了粮食的绿杆。不几天虫子长出了翅膀,脑袋像马头一样拉长了脸,拉长了脖子,拉长了嘴。棒子正在成长,有人看到爬在棒子上的成虫是土蚂蚱。钻出地表的土蚂蚱有的瘦小干枯,垢面如土,有的鲜如翠叶,在粮食地里轻巧地欢快地蹦跳着,人们也没有当回事儿,还停留在过去的瘟疫“汗病”中。

这一年六月,聂广庆在地里锄苗,看到有蛇,几十条,上百条,像平地突然冒出了一股泉眼,顺着地面扭动着往山中滑行。呼哧呼哧张嘴站在地垄上的他看傻了,滑行的蛇搅得有些心慌,嗓子痒着说不出话,汗毛倒立,人像一根棍子一样,挪不动脚步。蛇走过的地方像碾碾压过一样,精亮光绚。

过了几天,有人看到由南向北有一团云飘过来,阳光照上去打远处看有些闪亮,那一团云看上去有四五米厚,几亩地宽,落在远处的青苗地里,不到一袋旱烟的工夫,那一团云飘了起来,青苗地里一片土黄,已无一片绿叶,看到的人吓得扭身子就跑。

蝗虫一刹那从河的南岸卷过来了。

天蓦然一阴,对面不见人影。紧随嗡嗡之声,人们还未醒转过来,房上、树上、桌上、椅上,全是密密麻麻乏青的蝗虫,沟渠河坡,麦秆上,草庵上也布紧了蝗虫。鸡不宿埽,鼠从墙洞爬出。

许多地下阴性的动物也都走出来,世界一下子焦躁了。蝗虫从黄河渡过来时,十几里宽阔的河面,在夕阳和两岸居住人的眼目中混沌流下。蝗虫要过黄河了,黄河的水面上浮着一层红色的浪,像是河床上烧起了火烧

云。天空是旋转的，麦田是旋转的，甚至乌鸦、麻雀，生命迢递着生命，整个黄河燃起来了，充斥着，回旋着、奔跃着向前呼唤。蝗虫是在早晨齐集在对岸的，如砖头如方木砌在那里；缓慢涌动的蝗虫翅膀是不能搏击飞越黄河，它在半空羽翅就累乏了，收拢了，如雨霰霏霏坠在河面上，没有呻唤，没有哀鸣。日过午时，情形有了改观，河里浮荡的树叶上枯枝上，渡河人的木船上，都匍匐着层层匝匝的蝗虫。河南的麦子和树叶已在它的攒击咀嚼下，消化了，它们充斥着怒鸣着又拥挤着去寻找新的生路。在单一的渡河方式失败之后，蝗虫们开始自觉地纠合。互相撕咬着尾部，胶结着翅膀像雪球像石滚，只一刹，河的对岸有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的雪球与生命的石滚，它们首首尾尾相齿滚下河做最后的冲击。黄河赤浊的水头缓缓地扬起，整个一条大川长河裹着起浮密集的涌动。那些生命的球，有的刚到中流就解体了，抑或是体积愈来愈小，等到了对岸，圆圆的球变成了一坨馒头或小小的巴掌，涉河到岸的百不存一，一连三日，无数的球体从对岸到此岸，和当地土蚂蚱会合一起进发。

蝗虫直爬上房顶，过房脊由后墙下，绝不绕一尺之便。

聂广庆抱起院子里看傻了的闺女塞进里屋，扛出了一口六印大锅，坐在了院子里早垒好的废弃的土灶上。添了水，架起干柴，不等水沸，他早用簸箕就地收起了蝗虫倾到锅里，那蠕动的，蹦跳的、令人头晕目眩的蝗虫在沸水中停止了蠕动，聂广庆一下一下用笊篱打出晾在一旁。

四天后蝗虫过去，存活的人望天的脸没有泛过劲来，依旧想着爬上脸爬上腿，钻入前胸后背，钻入裤裆，齿咬得浑身血口子的胆寒。眼看着大面积的粮食无望收成，聂广庆想：屋子被蝗虫啃得摇摇欲坠，日子怕是过不到年尾了。搭配着吃了两个月蝗虫，吃得嘴苦发麻，锅灶就掀不开了。妻子是得汗病死掉的，闺女蝗虫过后吓得有些傻，龟缩在屋里哆哆嗦嗦不敢出门。

“人挪活，树挪死”的道理聂广庆知道，只是不知要往哪里走。听往太行山上当挑夫的人说起过，山上地广人少，“要想吃馍，往太行山爬”。他把能卖的都卖了，刨了水边一丛带泥坨子的蓝捂在了篮子里，一头挑了闺女，

一头挑了糟烂得看不出花色的被子上路了。

过了黄河，闺女从北岸活着过了河死到南岸了。他哭着，还没有等得把闺女找块地儿埋下去，有人跑过来一把夺了去，早不见了踪影。

他傻站着看，有人告诉他：“人饿得吃死人呢。你是瘦，胖就吃了你！”

有人趑趄趑趄地走路，只持续了几步，重重摔在了因河水冲刷而愈加干硬的河滩上。摔在地上的人没有站起来，像一条弯曲的大河虾，嘴里发出一声怪叫像婴孩的号哭，凄厉而尖锐，只一声就绝了。

一群人狂呼着跑过去拖了走开。

人开始吃人了。

聂广庆的每一寸皮肤都在哆嗦，无边的恐惧弥漫在中原大地上。他想：怎么不再来一次蝗虫呢？那铺天盖地的恐惧虽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他还想再来一次蝗虫，他可以抓来填肚子。脚步越来越小，越来越僵，踩在黄河滩涂青白的鹅卵石上，有彻骨的寒凉。有人想抢夺他肩上的挑子，往前跑时，突然看到了自己家的狗爬着舢公的船也过了黄河来到了他的面前，狗龇着牙，瘦成一副骨头架子，那些人同样干着一副骨头架子不追他了，开始追着打狗。

他不敢消停，肩了挑子利用他们打狗的空当拐道北上。

河南和山东不一样，山东是蝗灾，河南却是蝗灾加了水患。历年的蝗虫同其他生物上千万年的进化一样，蝗虫已经变异了。蝗卵块在水泡的地下十几年也还有生存能力，已经不是往年的那种干旱生蝗了。一溜小跑，突然听到身后有风声跟来，不敢回头，照直往前，有风声越过了他，他看到是自己家的狗，长出了一口气，人虚脱了一样瘫在了地上。狗摆脱了吃它命的人，拼死追上了主人。他们能吃狗肉，自己怎么就不能吃呢？出门的时候，他把狗卖了，卖了十文铜钱。顾不及想买家对他的那份怨气，既然狗逃生追来，罢罢罢，搭伴儿也好。他找了一条溪水，说是溪水，已经干得像狗尿一样了，断断续续地有一段无一段地流着。溪水旁卧着一只癞蛤蟆，身上暴起黑豆粒大的珠子，腮帮鼓着却没有声音往外发。大水过后天旱热炙，食物奇缺，沥涝水淹能洄浮奔高，但是，地旱草枯这只癞蛤蟆是没有气

力活命了。

他在河滩上垒了一个小灶，拣了一把柴火，从挑子一头翻出了锅，挖了坑，等水蓄多了舀了水架在了灶上。他肩上挂着一个月牙形的钢板，一寸多长，从挑子里翻出来一块黑石，黑光透亮，揪了一把干黄的茅草揉得松软如棉，揉成了一团火绒。以火镰击火石冒出了火星，落在了火绒上，起了一股青烟，不敢消停，捂了，鼓了腮帮吹几下，火星扩大，火苗就燃了。锅灶上徐徐冒烟、冒热气，那只癞蛤蟆活蹦乱跳地被倾入了锅中，火未灭掉，锅里的癞蛤蟆已骨软如棉。

冬天来了。聂姓山东人割了河蛙谷的马莲架在苇子上，等晾干收拢了，一个冬天猫在地窝子里用马莲编草鞋。外面的雪下得大时，地窝子进出的黄土上挂了一层薄霜，淡白，远处看过去像地下有一眼暖泉，实际是猫冬的两个活物呼出来的热气。

2

又一年春天，山东人聂广庆挑一担草鞋上路，边走边卖，算是路上盘缠。他想回家乡一趟。

狗留下来。白天，狗跑出河蛙谷找吃食，找不上吃食舔人的腓，常遭人毆。方近的人才知道河蛙谷来了逃荒人。傍晚极孤独时和河蛙谷的鸟们撵着耍一阵子，狗的心思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开始活跃，想它的主人。有外村人寻着来河蛙谷砍苇子编席，来人却怎么也走不近地窝子，狗看得紧，人不能近前，要是有人让它添一次腓，狗就让他砍河蛙谷的苇子，下一次来狗还是不认熟。

打第一声春雷，狗闻到他主人身体上那股酸汗味了，还夹着脚脊儿里的霉臭味。它鼻子尖尖发酸，很鬼的样子撒开四蹄跑向了远处，它看到山东人推着独轮车，车上坐着穿了土布枣红格格夹袄的女人，女人脸上有春风拉出几道细碎的红印子，已成皴皮。手拢在袖管里，看着远处跑过来的狗，眼角里挂出了泪珠。狗看到那泪珠的时候心里也想着不知道该怎么和

主人来热爱。它绕着独轮车上下左右扑闹着，把前腿高高竖起来，站立得和人一样，往下放前腿的时候，刷了一下车上女人耷拉下来的腿，主人踢了它一脚，“去！”它的心寒凉了一下，主人到底领了一个和它来抢食的人。它突然想撒尿了，撩了爪子，尿撒到了独轮车轱辘上，撒下的尿是纯白色的，没有一点臊气。

聂广庆知道，他走开的两个月里，狗没有吃过人吃的粮食，怕是喝多了河蛙谷的水。

河蛙谷因了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了：女女谷。

太行山新雨初晴，女女站在水边看自己的倒影，蓝得透明的天空和天空里不断膨胀的白云，隐约的霞色，一只过路的燕子不小心把一粒衔泥丢在水中，一阵凌乱的波纹打断了她内心的僵硬，她有点惊慌失措，腿有些颤，不知该抓牢什么。肚子突然疼了一下，紧接着一揪一揪地开始大疼，疼得腰腿酸软站不起来，她喊了一声：“大哥！”聂广庆朝着她走过来。女女一把抓住聂广庆的手说：“我肚子疼得要胀裂开了。”她捂着肚子扶着聂广庆惨乱得没有一点力气。聂广庆突然想到是要生了。抱起女女送进地窝子里，匆忙往暴店请接生婆。

子时，一个血团子从女女粗重的出气中跌落在草铺上。接生婆剪掉脐带，头也不抬地说：“你有好命，是个带锤锤的。”提起赤裸的娃儿，狠劲在屁股上打了两下，灯光打头儿晃了，洪亮的一声哭叫出来。那一声哭把接生婆吓了一跳，娃被扔在了草铺上，她跪卧在草铺上傻了，这是生了个啥东西？几缕头发在油灯下泛着金黄，尤其两只眼睛。聂广庆提了油灯探过身子看，浑身燥热荡然无存，一直凉渗到了骨头缝里。他说：“女女，你咋就养了个怪？”风从头顶灌下来，黑墨的天空如同千百条小蛇挤着随了风掉进来，疼痛让她毫无激情了，惊惧的眼睛下女女无法回答。

接生婆说：“像是个猴怪。”

夏天的燥热让猴怪的脸变得越发红了。他站在苇子留开的豁子前跳

进水塘,在水中滑拨,头埋进水中,“哗啦”一声又冲出水面,看的人便噎住一般。蝉在头顶上鸣叫,猴怪爬上来,捡起地上的铁铲子,照着一片草地挖下去,挖起来的土里有肉红色的蚯蚓,猴怪把蚯蚓拣在掌心拍晕,小心地穿在地上放着的鱼钩上,再唾上一口唾沫,轻轻地放入水中。他赤裸着光滑的身体坐在苇子下,半天没有见鱼来咬钩,心急了站起来冲着下钩的“窝子”撒了一泡尿。顾自大声念道: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那边厢娘在喊:“大,回来。”

看见的人日怪了:这猴怪长了人身子呢。

第二章

1

太行山绵延千里的山脉，河流密布，山岭纵横，一沟一梁间就有了人家。一条潞水环绕，曲里拐弯处依山傍水的村庄有上土沃、下土沃、暴店。上土沃财主原姓、下土沃财主皮姓、暴店的大户盖姓，三家财主有联姻，看不见的气候凝结了巨大的气场。暴店是大镇。南北一条官道穿过，铺街的路面是青石条，经历了岁月，特别是雨后的月光下，街道泛着青光，车马走在上面能叫响半个暴店镇。南街住着大户盖姓，北街住着柴姓，尤其是南街的大户盖姓，发达没有多少年，起家是收购药材的小贩，短短的时日走到现在已经不能用小贩来称谓了。

暴店镇每年九月十三有庙会，也就半月时间。每五年有一次大的迎神赛社，大赛来临，庙会历时一百天。大会前半个月，交易骡马、牛羊，之后便是以交易药材为主，其他交易便为衬托了。每逢大会来临，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藏、青海、太原、北京等地药商，纷纷赶着骡马队、骆驼队，前来进行药材交易。广、川、闽、贵省药商来时多带南方产品，如当归、川芎、大黄、黄连、麦冬、元参、泽泻、牛膝、杜仲、肉桂、厚朴、藿香、木香、陈皮、槟榔、茯苓之类，统统称为“广壮南货”；河南、安徽客商来时多带生地、熟地、山

药、牛川、菊花、红花、竹茹、竹叶等中药材，统称“淮货”；西藏、青海的药商带来藏红花、冬虫夏草。大会期间有山西太谷县的“广升远”在此专卖男用的龟龄集，女用的定坤丹和冬参、原茸、犀角、牛黄、猴枣等珍贵药品；还有太原小店镇的“同心茂”在此专卖舒筋散；绛州“德义堂”在此专卖自制的七珍丹；武安、邯郸等地的药商在此推销天津卫的多种成药。而各路药商在此售货后，都要带一些当地的党参、连翘、远志、知母、冬花、黄芩、酸枣之类的当地产品，又叫回货。个个是足装而来，满载而归，达到了以有易无，平衡产销的目的。这里的药材大会，原来不叫“暴店镇药材大会”，叫“一耳佛庙会”，与山西正月解州庙会、四月尧庙会、七月五台庙会合称山西四大庙会。

盖姓在暴店南街开有药行：和盛行。大会期间，从业人员五六十人。平常的情况下也就一二十人。大会开始，和盛行专为来客交流信息，识别真伪，分等论级，面议价格，成包过秤，代为报税，担保贷款，揽车送货，办理开具清单，结算手续等。有时也专为外商进行趸销成包药材，为附近小药店进行小量批发业务，也为外商成交的党参、连翘等“回货”业务。和盛行对外的服务是：趸批，成件可卖，零星分斤可供；先尽人用，次供畜用，最后冷背滞残药品卖给烟厂清场。

盖姓是大户，外面流传：“一条街，一片铺，一个王八。”说的就是暴店南街盖运昌。过去的人常怕娃娃不好养活要起个狗不理小名。“王八”是盖运昌的小名儿。

北街的柴姓柴晚生开着住宿店。店分东西两家。长子柴守忠开骆驼店，专门接待甘肃、青海的客商；次子柴守孝开骡马店，应对普通买卖人。从家业上比起南街的盖姓气势相对就少了些。常年交易，暴店镇的居民已经和常年来往的客商联为亲戚，有的来时就直奔了熟户。当地人会期接待出了经验，互相也都信任，居民代为客商烧火做饭，保管货物，陈列商品，打包抬货，收取一些房租和劳务金额。房主与客商多年相交下来便有了信任，常口头订好下年续约，这样不同程度也就影响了柴姓的生意。柴姓和盖姓貌合神离，大的事情上不敢和盖姓明着怄气，总是很谦和地顺从盖姓，

盖姓也不以家财的厚薄来张扬底气,有事也让着北街几分。

暴店镇大会期间小店林立,有钱铺、当铺、斗铺、饭铺,大会期间有前来助兴的盐店、布店、杂货店等,大小摊点四十多家。岁月与人有一种看不见的械斗,很多时候岁月以它特有的冷而温情的宽容,看着人跟生活较量,一个回合下来就是一代人。盖运昌缺少的不是钱财,是子孙兴旺。盖姓人走到现在只有盖家生一个儿子。外人只知道盖家有后,没有人知道盖家的“后”是讲不出的一个“痛”!

2

人上人,天外天,苦中苦,锦上花,雪里炭,构成了社会的繁华,令人欲望无穷。盖运昌的欲望都用在了房事上,精力超过了药材大会。古人云:“无故置妾,大非美事,凡诸反目,败乱多有由之。”暴店镇人说,盖运昌填房只为子嗣。盖家每年的财产到年终结账时都要上报盖运昌的父亲盖起顺。老爷子虽然平常不主事,每每听了报账,总要柔声感叹一句:“要这个数有何用处!”这一句话无疑像刀尖一样冲着盖运昌的胸脯刺过来。

盖运昌的大老婆原桂芝是明媒正娶,也可说是“身世田园,门当户对”。原家是三世财主,县城往西方圆百里都是原家的地界,原家就此一女,按自己的家业能攀上的全县也没有几户。诗书宦门者为上等,业农工商者为中等,唱戏乐户抬轿者属下等,上等不与中下等为婚姻,而下等亦难与中上等做嫁娶,原家和盖家婚配可说是高就了,也算是对其门阀了。当时盖运昌的父亲差人要过来原桂芝的“四柱”找人看,按阴阳的说法是上等婚,当时的阴阳找的是山里小庄后窑圪台上李圪渣的父亲李斗旺。李斗旺看婚配八字有他自己一套,比如:男犯妻家三十六,女犯婆家一世穷之说,他能洩出一些奇怪的道道来。事情说定原家送到盖府一铁锅饺子,意思是,亲事定了,要男方“捏嘴”,不要反悔了。原桂芝属猪,盖运昌属蛇,鸡兔正、七月,虎猴二、八月;猪蛇三、九月;龙狗四、十月;牛羊五、十一月;鼠马六、腊月。迎娶就定在了当年的九月十三药材大会开始的第一天。盖运昌是独子,娶亲事轰动了大半个县城。迎亲的队伍从前到后,有炮手、开道

锣、开道旗、“肃静”“回避”朱牌、宫灯、金瓜、玉钺、朝天镫、龙虎旗、团扇、日罩，吹打鼓乐，有点像官员出巡，也有点像每隔五年的迎神赛社唱队戏。新郎官盖运昌头戴宽边黑色硬礼帽，身穿马褂长跑；新娘着装头戴凤冠，身穿蟒袍，腰扶玉带，宛似戏台上的皇后娘娘。当时暴店南街一条街搭着喜棚，新娘踩着红毡由新郎搀扶走到盖府彩棚下时，李斗旺高唱：

男女才貌配一双，相亲相爱拜花堂。

五年生下三贵子，状元榜眼探花郎。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同入洞房。

原桂芝婚后生下三个女儿。长女盖秋苗，次女盖腊苗、三女盖爱苗。

二房武翠莲当年娶来时，有些鬼倒子在里面，是盖运昌的一块心病，有点走麦城的感觉。二房是从大同府六月初六的晾脚会上娶来的。大同府是北魏的都城，胡汉杂交，女人长得比上党女人出溜儿，面白，看上去洋气。大同府有十二大寺庙，十二年中每个寺庙承办一次赛脚会，也就是比赛黄花闺女的三寸金莲。不知道何时寺庙和女人的脚联系上了。十二年中各个寺庙轮流坐庄，乐此不疲。参赛者讲究资格，官员富户家小姐才好注册登记报名。参赛日子来临，小姐们坐了花轿由府上的家丁护送前往寺庙参赛，没有资格的就坐在自家门前，伸出自己的金莲来叫来往的客人品评。其实，就是让男人悦、赏。也有站在台阶上的，裤腿提起，将脚露出来。正式参赛的小姐们要最后决出前三名进入“脚坛”。第一名叫“脚王”，第二名叫“脚霸”，第三名称“脚后”。赛脚会一开始，女人都把裹得和粽子样的绵软金莲亮在一长溜儿大街两厢，女人的金莲配了桃红、水绿、紫兰绣鞋，你就觉得世上原有这么一个所在可以消受，可以醉倒，什么声音的喧哗都不如那斑斓色彩来得急迫。

年轻的盖运昌被大同府的晾脚会吸引，准确地说是被女人的金莲吸引。

武翠莲不是一个等闲之人。想想看，连寺庙都在举办“晾脚会”，整个大同府被女人的三寸金莲搞得天上人间似的。其实，武翠莲是一个妓女，是伙同当地药材商人吴连如欺诈盖运昌。但也不能说是欺诈，算是盖运昌

同意了。当年吴连如还是青皮后生时来暴店药材会上做生意，想批发一点上等的党参。同样是青皮后生的盖运昌用二等货充好给了他。这么多年来他就始终记得这件事情，只是苦于没有报复的机会。现在盖运昌到大同府赶会，他知道盖运昌的性情，钱财撑着盖运昌喜好，三句话能把盖运昌将上天呢。礼尚往来，遇着每年来暴店交流药材的药材商贩，大家伙宴请上党来的客人，酒至酣处，当地人有从妓院叫来妓女助兴的习性，在客人面前说是要起兴儿加菜。

盖运昌丈二和尚看着桌子上堆得摞起来的盘碟儿说：“菜多了，再加就是浪费。”

大同府的药材商人起哄儿说：“这菜要加，一定要加！盖老板是远道来客，一道菜不算浪费。”

吴连如打发了地保叫来了武翠莲。

菜叫“妓鞋行酒”。

其实，从头到尾突出的都是武翠莲的小脚和她的绣花鞋，就是把酒杯放到绣鞋里来回传递、斟酒、饮酒。盖运昌喝到兴处，要武翠莲在桌子上跳舞，脚踩着桌子上的空隙处跳一种踢毽子的舞蹈，听得鼓乐队敲小锣的在哪位面前停下了，哪位爷就得喝酒。武翠莲说：“盖大爷要是娶我，我就跳舞给你看。”盖运昌说：“你要是跳舞下来，脚上不沾油水，我就娶你回去做二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周围的人高声起哄喝彩，盖运昌更是红头花面儿的两眼如牛卵。武翠莲果然就跳上了桌子，一曲舞下来，脚上沾没有沾油水儿，已经没有人追问了，倒是在一片喝彩声中，盖运昌喝得舌头和头都大了。

酒桌上答应下了娶此女人，酒醒后自己就后悔了。那个吴连如将了他一军说：“南齐东昏侯为他的潘妃凿地为金莲花，要他的妃子行走在上面，叫‘步步生莲花’，如今武翠莲给你桌子上跳莲蓬，怕是盖老爷要在莲蓬上拾得莲子了呢。”

盖运昌就怕有人说子，有子生出来，就算是妓女盖运昌也认了。返程时租赁了花轿同车马一起带着武翠莲回到了暴店。可惜，二房到最后也不

见有动静腆起肚子来,这让盖运昌想起来就一肚子瓦罐子气,对外人还说不出口。二房虽然裹得一副不足三寸长的金莲,但人长得脸长了点,有些像了羊脸。时间越长越觉得拉长的脸蛋子挂着一些内容。武翠莲为了讨好盖运昌常编出一些梦的故事来讲给他听,一开始也有几分新奇,可这日子总归是耐不住推敲啊,对于盖运昌来说,从心里边已经丢弃了她的妩媚。

三房是当地“鸣凤班”的台柱李晚棠,外号叫“六月红”。

李晚棠的父亲李守信是给人家当挑子随了药材商从河北武安来到这里的,看到这里比家乡富裕就留了下来。李守信在武安会唱几句武安落子,来了当地就和当地打地圪圈唱秧歌的人混到了一起。为了求生存,招赘到了当地,学得吹拉弹唱。由秧歌和武安落子融会出了一种戏剧:上党落子。当地的大戏是上党梆子,他便也学了几出,常给显贵与富豪之家奉神祭祖,击乐助兴。也给婚丧嫁娶之家办事和正月闹阳春。有时吹打到兴奋之际,想多讨得几文赏钱,就要多说几句恭维的词句,时间长了她父亲又练得一张好嘴儿。第一次盖运昌见李晚棠时,她还是一个黄毛丫头。盖运昌给他母亲出殡,李守信来唱丧戏领了闺女,当时看不出啥好坏来。第二次见已是几年以后了,李守信不只是唱堂戏打地圪圈了,已经发展成了一家戏班子。农村一般都是种罢完了才开始唱。六月间唱叫“接秀”;七、八月间唱戏叫“秋报”;九、十月间唱叫“打窖”。若是正、二月之间办赛,那就叫“元灯”“元桥”。九月十三暴店药材大会期间,会上要唱一班或两班三班戏以至加一班秧歌戏。这时候的李晚棠已经不是几年前的黄毛丫头了,人长得水灵,也唱出了名堂,有了艺名“六月红”。盖运昌这下子就有意思了,看着唱戏,心思早跑了调调儿。过后差人说媒,李守信像热火台烫了屁股蛋子似的,那是打着灯笼怕是也难找得的好人家呀。盖运昌有要求,娶了你的闺女,以后就不要唱戏了,唱戏的,是要被人另眼相看的。《魏书》记载:“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唱戏的和奴婢、抬轿的同属于贱人,不齿于良民。

李守信的嘴儿派上了用场,是你看上了我的闺女,不是我的闺女嫁不

出去。这之前，李晚棠已经指腹为婚预定给了另一家也是唱戏的乐户王姓。因为同是唱戏的，两家走得近，两家的女人同时怀孕，私下里男人在一次赶戏途中相遇，交流戏文时一时兴起，指腹相约，产后若是一男一女便结为亲家。后来果然不出所料。可惜，王家的男孩长到十岁夭亡了，婚事也随之夭亡。十六岁的李晚棠在药材会期间被盖运昌看中，差了媒人说亲，明着讲好是来做小。虽是做小，大户人家小有小的头面。李守信本想凭了三寸不烂之舌讨得一份丰厚的财礼，哪想坐下来还没等屁股暖热乎太师椅，盖运昌就把暴店往西五十里地的佃户租种庄稼地给了李守信，要他从今往后当盖府的二东家，放佃。每隔五年的九月十三药材大会负责迎神赛社礼仪筹备工作。这两个都是肥差，李守信乐得不唱戏了，把行头打理好卖了，当起了二东家。

李晚棠被盖运昌娶来后养了两个女儿盖招男、盖招弟，打乱了盖家闺女苗字辈起名的规矩。

四房娶的是青海做药材生意的老板郑毕福的女儿梅卓。娶这房时，盖运昌已经三十多岁。梅卓坐着父亲的骆驼从青海来到暴店。梅卓十六岁，大脚女人，说汉话。穿戴和本地人不一样，头上不是梳髻，是梳辫子。两条辫子上绑着红绿丝线，头上还盖着头帕，两朵红晕照着脸蛋上，人看上去和泥土一样壮实。当地人稀罕看西洋景，也有老者说，看那女人的腰身和屁股是生儿子的料。郑毕福有意把女儿许给柴守忠做妻，可柴姓对外族女人的一双大脚想不通达，迟迟没有给话，郑毕福就想到了盖运昌。盖运昌还真就同意了，并由北街的店家柴守忠处出嫁，梅卓嫁过来第二年就生下儿子盖家生。

3

梅卓给盖运昌生下一心干粮。从此，盖运昌打破了往日的起居格局。

盖运昌原来定下的起居格局是：每月的初一起始，初一、十五不同房，这两日吃斋，每月这两日，子时给菩萨上头香，午时上中香，亥时上末香，一

日里家中不闻肉香,连鸡蛋和葱蒜都不吃,一年四季雷打不动。从初二开始盖运昌由二房处留宿,每隔一天,换一房,依次往下续接。长房原桂芝不留宿,因为已经超过了生育绝佳年龄。盖运昌认为四十岁往上的女人,肾水欠旺,百脉合聚已弱,既孕而小产者,或有产而不育,有育而不寿者大都出在这个年龄段上。原桂芝白天要做的事情却很多,她深得盖运昌的信任,每日里必到厨房看着厨子煎一剂汤药,其药是祖上传下来的,专供女用,治女人过寒以益其阴。盖运昌除了初一、十五,其他日子三餐必有药酒三盅做伴,酒是当地产的潞酒,酒里泡药:原茸、枸杞、虫草、熊掌、人参、黑芝麻等。一日三餐,常年喝下来,四十多岁的盖运昌头发乌黑,面庞有红有白,人堆里站着,由不得就觉得他身上自带着一股精气神。

儿子盖家生不知道为何长得精细,十多岁不及七八岁的孩子高,走路摇晃,看上去也是往大长的料,却不怎么见功夫。盖运昌怕儿子将来长成侏儒,果不其然就真长了侏儒样。身体弱得见不得半点风寒,吃饭挑剔,一时吃不对口却是火气上攻,寒气下行,寒火不相投,几天不见好转,胸口处板结一块硬肉,每日饭后都要揉肚,围着肚脐处,正一百下,反一百下,直到盖家生抬了屁股努力放出几个响屁,才算是松了口气。盖家上下就生了这么一个宝贝蛋,一天里上上下下都宠着他,怕有什么闪失。

盖宅一日一日有条不紊地过日子做事情,暗里却散发着一股续接香火的淫欲气息。四房梅卓生下儿子后,多年来打破了以往的夜宿结构,专宠她一个。到后来连女儿也不见出世。梅卓明显从上边的几房夫人脸上看出了对自己的不满,自己的娘家又远在青海,平日里互不通音信,怕自己到老了落得人情愈下的境况,就要盖运昌再娶小,或者与上边几房平分秋色。盖运昌觉得几年下来劳而无功,心事亦有动摇,也就又恢复了以前的夜宿格局。

儿子盖家生的身体依旧那样儿,进补又不敢下药,进食没有吃对,便是几天停滞大小便,还想着要他来继承家业,现在怕是命都不保,这成了盖运昌的一块心病。

有看风水的说是阴宅选址走到现在朝山和靠山断了脉气。盖家的祖

坟在暴店后山的王莽岭下。王莽岭贯穿暴店镇左面，传说当年王莽赶刘秀时走过此地，传说毕竟是很远了，但蜿蜒的山脉因为传说留了下来。王莽岭山脚下的盖家坟地凡是看见过的人都说是一块风水宝地，它处在山环水抱之地，按八卦的气场分布，有王莽岭环绕，一条流动的潞河则是它的气口，而日暮下望过去，此地积聚着熠熠的浅黄色之气。看风水的都知道，黄为吉气，说明此地的气场很好很强。黑为“鬼祟”阴盛；红是火旺；白是后人夭折前兆。从方位上看，南为心火，红色；北为黑色；东为青色；西为白色，是典型的“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好坟地。但是，就风水的遇风则散，遇水则界的道理，盖家有这样一块宝地，后人必有大发者，可惜埋了三辈人后，坟地已经到了山环的外围。外围有一丈远就跌下了山崖，崖下是一条古潞水蜿蜒，再埋一辈人，已经很勉强。有老者说，这也正是人气不旺的气数，是该另立坟地了。

盖运昌找了后窑圪台的阴阳李斗旺的儿子李圪渣来帮他寻坟地。

李圪渣的爹李斗旺跑不动长路了。

暴店镇的春天来了。

杨树上杨絮一条儿一条儿拱出，寂寞了一冬，纤细的树梢儿先是泛绿，继而便飞起像雪花一样的绒绒毛，有喜鹊在枝头跳来跳去，起起落落扑扇着的翅膀打落了像虫子一样挂着的杨絮。等杨絮落尽，有无数小巧而细嫩的绿芽抽出来，春天着实把根扎深了。

春天之后，到处是蓬松的。山坡上紫荆开花了，蜜蜂很多，枯了一冬的茅草转眼之间绿遍山川。二太太武翠莲太寂寞了，并且相信自己创造的梦的世界已经深深地吸引了老爷。她总想从盖运昌灼热的眼神里找回自己的从前。

堂屋的火炉摇曳着青蓝的火苗。盖运昌盘腿坐在炉台上，吸了一口烟看了看走进来的武翠莲。武翠莲说：“老爷，我夜黑梦到铁匠铺胖孩赤裸着上身拎起铁锤不停地锻打一块烧红的铁，火苗四处溅着，很旺。那块红红的铁被胖孩打成了一只锄头，胖孩拿在手里，我看见那锄头还红着，胖孩的